

10

車上離開，又坐下。我的那位車師傅，一位年輕的，他的下車位，又回到我座位上下。旁邊坐一位司機，我當時開始和他談話。

這是一位卅四歲的青年，河南人，家裏父母都在，有着一二十畝田。他讀過三年書，做過燒牛木匠。因為家鄉鬧年荒，流落鄰鄉，入伍當兵。他打過共軍，至今還在讀這個英美的步兵營，待命令下，他會到過華北，預備參加抗戰，但是，八一二退敵後，就跟着隊伍到了上海。他說：「這打打和內戰不鬥，弟兄們不願意打仗，打東洋是最高興的。」

「將要員長說，我們要打痛打它五年，弟兄們到火線去，沒有一個想到北來，都是計算排死家。」我從華北來到上海，走過家鄉，

我，我問他，敵人能打不能打？我說：「敵人就是過火厲害。肉搏戰，他們怕，我們不怕。我們氣壯，肉搏戰，他們不敵。我們打得着流水火，他們不敢。我們不怕。」我又問，東北局勢在前線怎樣？他說：「東洋人張排長，前線都到，人高個大，張排長是東北人。東北人也是沒有辦法，木本最後退，後面的命令兵兵用槍，槍沒有好，投過來，家裏老小小，只隔一條小。大家都覺得很近，只隔一條小。大家都覺得很近，說話也聽得見。我們常常喊叫要他們投降。」

我說，你們應該告訴他們做中國受苦痛，叫他們中國人打中國人，叫他們爭奪領土打中國人，

「一定要打出個結果再回去。我告訴他，我在打東洋鬼子，不把他打死，那兒有什麼家呢？」

「前線弟兄們，都不想家。有前邊，沒有後邊，明知道前面危險，只要長官有命令，那個個都不怕死。長官也是同抱決死之心。」

「傷兵來到後方，都拿得齊了。上前線，你看我，背上受了傷，到後方住院，前幾天還嫌，長官說，你的傷還沒有好透，不要在冷天下雨的日子，跑進了水，弄得不好治，趕快回去，真是的，我來了，又要我回去。可是長官叫我，我只有服從。其實，掛了這點虧，算什麼呢？」

「我請他吸一枝煙，泡了杯茶給他。他一面吸着，一面說：『敵人就是炮火厲害。但弟兄們都不怕他。炮火一來就像下雨似的，總是睡覺。你看，我就是受的砲傷。砲離我有一尺多，沒有炸開，不然我沒有命了。』」

「我問他老子要沒有？他說：『我和老子老好，從來沒有吵過。我最和氣，人家對我都有愛。』」

「『俘虜也有，我們抓到就往這裏送，自己不處置。漢奸不少，漢奸才叫惡毒。我們到了，他就裝模作樣，刺探軍情。我們就告訴他，我們抓的是偽敵。』」

「我又問，前線弟兄們的生活怎樣？他說：『很苦的，下雨天氣，藏溝裏，到了半夜，還是站在外面。可是弟兄們還是那麼精神。』」

「我又問，前線有報看沒有？他說：『不吃的。我們認得幾隻字的，人總想看看消息，可是很少。說到香煙，這個東西是不少的。沒有它，簡直是一包老鴉片，香煙很闊，很貴，一包老鴉片，要賣到四毛大洋。現在算便宜，賣到一些。』」

「他問：『傷兵的救護怎樣？』他說：『救護不容易到前線，因為火砲，可是如有辦法，總是救來的。在前線包一下，就轉到後方來重新換藥。所以，就要『捆幾天』。』」

（未完）

本報營業部謹啓

本報徵求各地救運通信

本報爲集中救亡言論，闡揚各地救亡運動起見，歡迎前線抗敵將士以及各地熱心救亡工作人員隨時將當地救運工作展開情形，民衆組織狀況，撰述通信，經常賜寄本報，字數長短不拘，本報當盡量披露。

本報編輯部謹啓

起來，舊戲界的

同志們！

予倩

話劇界救亡協會，動員了上海整個的演話劇的青年們，最近還動員了救亡協會，又動員了一部分的青年，救亡協會的人參加演劇救亡運動是有絕大意義的，我們要利用下層民衆來看看價值豐富的畫卷的形式的表演，宣傳救亡的意義，使其容易明瞭，民衆接受，宣傳救亡是很艱苦的工

作，其中問題也相當多，可是並非沒有辦法，最要緊的是參加工作的人要有堅強的決心去克服艱難困難，目前下層民衆都覺醒了，使大衆必能全部領有救亡意義的，最低限度，希望他們在對日能加入一兩個救亡意義的短節目，或者在對日和歌唱裏面加入救亡的詞句，凡屬參加演劇協會的會員，尤其要澈底明瞭會歌劇部組織的意義，隨時負起把這意義向行演說明使大衆逐漸了解，一同參加工作。

着。恐怕他是終日地爲這理想實現而焦灼着吧？

他是一個才，有精深的文藝修養，自己編過戲也自己演過戲，無論是京戲裏的紅樓夢，或是話劇裏的「漁光曲」，都有很好的表現。並且，他還對於西洋的戲劇也有頗深的研究。他想相當地保存一些京戲裏原有的動作和習慣。例如，武生這個是有力量的工具，不是無足輕重的戲，那便是自外於中國國民，不僅是戲劇界救亡協會應當加以嚴格的批判。恐怕也難逃同志們的責備。起來，把劇界的老舊們。用上等爲民族復興而奮鬥！

許多人分立成數派，前出的轉動那時候，他又想了一個美國，他又想了一個美國，常有「胡來主義」要總發一過，清國，他們不但在利，就的開場時，第，劇終了，第

「平等」的，可是這
形即完全不同了；

他們着這個問題是惱着，他們覺得一些知己的朋友，也許會得因了階級的關係而互相疏遠，互相隔膜。艱苦

走了敬帽，却一直忘了脫帽，老彭報告的時候也覺得不大自然，響響有點發噁和顫抖。不

的，穆前移後，右，都不如自己的脚上彷彿釘上了

適應環境當然也是要實於，一

天包
見相下
直室職

短了，只要一兩個警報，便把一天功夫斷送了。而且到地下室，也覺得無聊，在裏面不能辦事，只能瞌睡，真幽默的人，倒可以講講笑話。也有人帶點日報雜誌進去，不過光線不大充足。就中有一件事

李氏何止有異國十年居間之持重
體立生輝之聖教亮節堪爲一二風

十年苦鬥各抒忠。雄文未許餘
閣公同農民

吃醋，中尉在軍
碼也是連排長哩
「真不希望這

像心裏長了一個疙瘩似的，他們爲着這個問題懊惱着，只要看他們淺顯的道理，連應環堃，可是他還想替自己辯解了。家長也親

我們要抱定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決心！

適應環境

等的人”，彼此都是一律人”。彼此都是「完全」了，可是這裏有殘缺不全的，就有殘缺不全的了。有殘缺不全的，就有殘缺不全的。

他們爲着這個問題懊惱，他們覺得一些很知己的朋友，也許會互相疏遠，互相隔膜。顧苦

「何況這樣不公平！」

「進來！」

於是他們又跳着胸脯走進了房間，就打着門行了敬禮，却一直直說了脫帽，老彭報告的時候也覺得不大自覺的，時候有點發大和顫抖。不

鈕扣，衣袖，和褲子，提起腳步走了到隊長後的門外，正立了以後，就輕聲地喊了一聲報告，只聽得裏面馬上回答一聲：

「總覺得不值」

如果不趕快收收報章也許會說出口叫出來生來了，臉上覺得有些正看，移不移後，自己左右都不知道自己身上彷彿綁釘上。

這種環境當然影響到環境。

麼上尉，中尉，少尉階級森嚴，絕對不能一點混亂。

[illegible]

「由他去，老彭，你
那末去
籠。」

「上尉，你呢？」
「中尉，咱老黃個比
低一點那？」
「好吧，好吧，不要
也是連排長哩！」
「真不希望爭論！」
老黃心裏實在有點不
舒服。像長了一個疙瘩
似的，想來想去，總覺
得這樣還很不得公理。他
老黃會唱歌也會演戲，
黃文也也行，却只是一
科長或者少校隊長吧。
「還不是一樣麻煩？
他們都是所謂長官！」
像心裏長了一個疙瘩
似的，他們爲着這個問
題忙坐着，只要看他們
那種坐立不安的神容，
就可以知道他們的不習
慣於這種新的生活。不
習慣於這種嚴格約束的
生活。讀着惱意來愈大。終
於逼得他們去見隊長。

在一般士兵的心目中，
會起這樣的反感呢？
「是，是，我們也曉
得，可是！」
彭彭也明白這個
淺顯的道理，適應已經
了，可是他總替自己辯
護，他固執地想：想知
分子應有較大的自由，
他的懊惱還不會完全
消滅，他心上的疙瘩
還不會完全平復。隊長
却只是向他們微笑，

在軍中，
「爲了工作，我
已鍊了鋼鐵。」
他們彷彿鬆了
似的笑了起來，
重的鬆着，馬上
散了。隊長也親
笑着，默默地向
出上手來。

（十月二十一
寫於「未戰地」
麻坡）